



首届中国网易网络文学大赛获奖书系

人在江湖

张虎生——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人在江湖

张虎生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在江湖/张虎生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12

ISBN 7-5387-1484-7

I. 人…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6663 号

人在江湖

作 者:张虎生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邢爱光

装帧设计:潘 静

策 划:何 若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长春市绿园工会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90 千字

印 张:12.875 印张

印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书 号:ISBN 7-5387-1484-7/I·1434

定 价:20.00 元

序

毕飞宇

张虎生在人到中年之后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我再也没有料到这个人生经历如此丰富的人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居然会迷上文学。虎生年长我十多岁，可是，只要话题绕到文学上头，他的身上就会洋溢出特别年轻的激情。文学使人年轻，张虎生成了一个最典范的例子。近几年来，虎生的小说越写越漂亮。我再也没有想到虎生居然又玩起现代化的写作武器来了，他上了网，他的小说开始在网络上传播四方。今年年初，他的小说在北京和上海的网站上得了两个奖项。中国青年出版社现在要出版他的小说集了，我们再也不必零零散散地享受虎生的创作才华了。

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爱上文学，不过我以为，在青春爱上文学与人到中年之后再爱上文学，这头头差不多已经是一个挖苦人的话了。但是，对于写作的人来说，对于怀抱着“文学”的人来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知道，创作对他们来说多么重要。我的好几个几时的朋友成了成功的商人，他们说，钱在那儿，我不能不挣。这话没错。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们最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话在嘴边，我不得不说。

虎生的话好像总是对着“小人物”说的，因而，他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只能是一个又一个卑微人生。严格地说，虎生的小说不往内走，相对说来，他不太展示人物的内心纵深，不描绘人物内心的一地鸡毛。虎生是冷酷的，直接的，他习惯于拆除现世生活里一个又一个门面，然后，把你赤裸裸地丢给你自己。虎生不让你有地方躲藏，而是大声地告诉你，别遮遮掩掩的了，你就是这样的！

对人的关注一直是虎生的惯性母题。基于此，我想说他的冷酷背后其实有了一种湿润的动机。

虎生的小说大多用第一人称，我想指山的是，他的第一人称不是一种“视角”，不是一种叙述方法，而是一种捆绑。虎生不玩隔岸观火，他的小说永是及物的，他小说里的“我”是一把七寸长的刀刃，白的进去，红的出来。

我想，虎生这辈子也许都不会去做什么职业作家的，也不指望靠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的版税去养家糊口。所以虎生的眼里既不会有什么“文坛”，也不会有什么“市场”。或许正因为如此，虎生的小说有股子百无禁忌的味道，至少，在小说修辞学上来说是这样的。所以，虎生的眼里不会有什么先验的小说，他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小说”去完成小说的。这样有他的好处，那就是高度自由，但是，百无禁忌永远是一把双刃剑。我想强调的是，小说和其他的三百五十九行一样，也有它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地

位历来是低微的,但是,常识时常又是最高准则。许多重要的话题最后往往都要落到常识上来。在这个问题上我在虎生的面前有些欲言又止,是沿着百无禁忌这条道一往情深地走下去呢?还是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左看右看。这真是一件两难的事——这样的两难谁不碰上几百回呀!

毕飞宇 著名作家。其主要作品有《上海往事》、中篇小说集《慌乱的指头》、《祖宗》等,曾获《人民文学》小说创作奖。《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目 录

序	毕飞宇
一个人的冬天	(01)
人在江湖	(47)
春天很好	(79)
再见吧, 甲骨文	(119)
临时动物	(136)
因为我有你	(164)
小林的城市	(188)
彩票	(237)
演出	(271)
忧伤的风景	(315)
上岗	(356)
我的祖先是哪条鱼	(379)

一个人的冬天



1

还没出大门，方小东就打了个寒噤。冬天似乎来得太突然了。

从天上降下来的东西又肥又厚，好像是雪花又好像塑料片子，带着呛鼻的怪味懒洋洋地往下落。方小东试图捉住，他伸出半个身子，尽可能地张开手掌，停在半空，然后很敏捷地猛然一抓。他感觉成功了，再放开来，但掌心仍然空空如也。而且也没有水的痕迹。再试一次，又试一次，都是如此。望着满天飞舞的雪花和很干净的却又毫无结果的手，方小东陷入了疑惑。这时一股尖尖长长的北风呼啸着横穿马路，雪片在地面上翻着斤头，又变得非常具体非常实在，而且在翻过斤头之后颜色也变了，变得很肮脏，沾满

了马路本身的灰黑色。方小东竖起衣领,尽量往里缩。世道真变了,连雪花也神神叨叨不真不假地玩猫腻。

他不知向何处去。在这个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又一次迷失了方向。这个念头虽说以前经常产生,出了公司的大门不知往左还是往右,但一般只需要一分来钟就克服了。往左的时候多,那是他的宿舍。最近往右多了,郑月通常在右边的某处等他。

但今天在方向上的茫然是实质性的,他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仍拿不定主意。方小东刚刚被公司辞退,总经理黄簧亲自宣读的文件,在场的有方小东本人,还有人事部长。

没什么的话你可以走了。黄簧比常人矮,他有些吃力地站起身,肚子被桌边卡住了,起身就多了一道程序。太累了,他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声。一双眼白面积很大的眼睛藏在镜片后面显得有些浑浊,上面还游移着一些暗红色的血丝。太累了你也很快会病倒的,方小东无聊地想,就真的没什么话了。

黄簧很舒服地吐了一口气,又抖了抖身上的脂肪表示庆贺。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就像有人喜欢笑一样。他眯起眼看了一下方小东,你走吧。

他命令方小东滚蛋,就此从花名册上消失。

方小东此刻非常憎恨黄簧,但还有一个人,龟田。龟田回到他的国家日本去了,但即使在外国,在天涯海角,方小东仍然无比强烈地憎恨龟田。

厄运就起源于那个老龟田。此前不久的某天下午,黄簧派方小东去机场接龟田。黄簧说龟田虽然第一次来,但他俩在日本就认识了,和他长得差不多。黄簧晃了晃脑袋,

招呼方小东注意。方小东把目光停留在黄簧的肚皮上，咧着嘴巴，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其实方小东正在想象龟田的模样，而他又正是根据黄簧来想象的，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龟田就应该是黄簧这个样子，或者黄簧就应该是龟田的样子。他总觉得这两个姓氏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

黄簧的肚皮很大，四肢、以及脖子都太细，都因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跟上肚皮共同发迹。黄簧不喜欢方小东，尤其讨厌方小东盯着他的的肚皮看。但除了方小东公司没人懂日语，黄簧反复强调，龟田过幸福生活已经有些年头了，因此你对他要和对我一样要讲礼貌，不要到处乱看人家，人家是外商，不是内商。

但在机场一看到龟田，方小东就很失望。龟田个头比黄簧还要低一大截，远远走过来像一个患早衰症的儿童。一头显然染过的黑发下面是一张皱纹深刻的窄脸，也看不出究竟多大年纪，也许在五十岁到七十岁之间，眼睛圆而小，目光尖锐，但肚皮水平比黄簧高得多。方小东公事公办地举着接机牌，又公事公办地在牌子下招招手。在龟田走近的那一小段时间里，方小东想起一幅漫画：一个肥肥的、脂肪饱和的油光光的蟑螂。方小东怕肚皮大的人，认为大肚皮莫测高深。

方小东的约会硬是让龟田冲了。方小东本来急着要去看郑月。郑月来过电话，说发了一笔奖金心里高兴，可以让他快乐一次。方小东难得得到快乐，郑月偶尔安排快乐时他常常因各种原因阴差阳错，所以他格外珍惜这一次。但龟田丝毫不予理会，刚坐稳就提出要看毛巾样品。他报出一个天文数字。黄簧在一旁摁计算器，每摁一下脸上就增添一份笑容。方小东很焦急时间在飞逝，实在弄不明白日

本就那么一点人，要那么多的毛巾干什么？黄簧抢过来解释说人家日本人哪像我们中国，人家每分钟都要洗一把，连放个屁都得换裤衩的。黄簧的口气很倨傲，好像他本人的日子也是这样过的。这时已是晚上八点五十，过了九点郑月是坚决要上床的，不过是回家上自己的床。郑月是对的，方小东由衷地想。过了九点还不回家的的女人是值得警惕的。而且，过了九点，同宿舍的王海就会回来。

方小东面对两个形象相近的胖子，本来心理障碍就很严重，现在只盼望谈判能快点结束。但龟田若无其事，用方巾慢慢擦擦脸，一遍又一遍地擦，他还一边解释，这样可以亲身体验产品的质量。黄簧也自觉自愿跟着擦。方小东看着两位面前越堆越高的毛巾，心口直发堵。接下来，他的翻译功能遇到了麻烦，龟田讲什么他一句话都没听懂，当然也说不出，一直目瞪口呆地望着两位老板。也就是带着这种异样的感觉，方小东被郑月狠狠骂了一通，安排的节目也被无情取消了。

2

所谓下雪，其实仅仅是个插曲。昏天黑地的一幕戏，其实不过一分钟的光景。太阳照样悬挂在应该在的地方，像个大灯泡，周围也没有什么阴云残余。马路上光溜溜的，大小汽车一律呼啸而过。只有少数行人抬头望天，其中包括方小东。

方小东疑疑惑惑的，怀疑刚才的那一番情景是一场幻觉。他想起小时候的雪颜色和温度都很刺激，那才是真的

雪。

其实下雪不下雪对于方小东并不存在什么实际意义。如果说出现了幻觉,那么幻觉的本质是一种失望:一个突然被抛出正规生活轨道的人难免不会回头张望,他留恋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也就是黄簋辞退他的外贸公司使他难以忘怀,毕竟是个正规的公家地方,每天有上下班,每个月发一回工资,每年按国家规定放假。这条恒定的从不逆转的链条就这样结束了,被莫名其妙地掐断了。方小东被无情地抛离了,就像被流水线抛出的一个小小的废品,机器照样在轰轰地运转,但他却成了废品。因此方小东觉得心里发空,空落落的找不到窝。

惆怅中的方小东模模糊糊地听见一个声音叫他,声音很熟悉。方小东不再寻觅什么真雪假雪,把头抬起来。是王海。

王海走过来并与他面对面站着。王海也是一个胖子,但属于青春胖型,因此胖得敦实,长着满脸的粉刺,以及一些粉刺留下的小坑。就在这张粗糙的脸上现在正洋溢着与冬天很不相称的暖洋洋的光泽,短短的发丛间似乎还散发着热气。方小东第一个念头就是羡慕,他想这个人活得真幸福。

王海问方小东,你还在啊怎么还在啊。王海的方言始终很浓,又极力往北京话靠,所以经常卷着舌头发音,结果像是经过了一段圆筒才得以传出,听上去就有一种嗡嗡的回声。

方小东这才发现自己领了辞退通知和两千元生活费,往自己的脚下下吐了一口黄痰,又在门前避了一会儿所谓的雪之后,还仍然站在原地,甚至还后退了一步。但时间已

到下班时分，街上行人猛然增多了，并随着带来了各种噪音。这样一对比，方小东呆呆地显得很孤独。即使有人偶尔看一眼方小东，也是那种下意识的毫无目的的浏览，不带任何主观色彩。这让方小东多少有点伤感。

方小东和王海同在一个办公室，同住一间宿舍，同是外地人。见方小东发愣，他又说了一句。这句话伤害了方小东。王海曾是郑月的追求者之一，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希望看到方小东痛苦的泪水。

王海说，嗨，郑月呢，漂亮的爱情鸟飞到哪儿去了，这个时候她应该与你同在的嘛。一种幸灾乐祸的欣快感笼罩着王海，尽管薄暮低垂，但难以掩盖他越来越浓的兴奋。

两个人一直对峙着，王海甚至稍稍靠前一步，建立了一个居高临下的主动阵势。他想只要再进一步，对方就紧张了。可是方小东忽然感到一阵虚弱，两腿发飘。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落难者，决定撤退走人。他收回敌意的眼神表示自认倒霉，请王海让开。谁知那个王海却伸出手说，方小东，我是奉黄总之命收你的宿舍钥匙，你走不了。

方小东又啐一口痰。很准确地落在王海的脚前。一柄铜制的、造型很粗犷的钥匙正躺在方小东的手心。王海眼睛一亮，情不自禁地又往前挤了一步。方小东也前进了一步。就在王海兴高采烈地要抢夺的一刹那，方小东侧过身，举起来长长的手臂，然后猛然发力，在空中抡出了一个漂亮的圆弧。

钥匙像一尾逃命的鱼，在黑乎乎的天空抖了一下，顿时就消失得无踪无影。

王海对这个出乎预料的结局有些茫然失措，好像钥匙有引力似的，王海跟着往前，闪了个趔趄。他转过身，一把

揪住方小东的衣领，冷冷骂道：你方小东走投无路了，还不让出那位郑小姐。

方小东的心脏被狠狠地捏了一把，一股冷气窜上来。他咬紧牙，后退了一步，接着又划出了一道弧线。这是一记勾拳。

王海被放倒了，他就像一截被砍伐的树，转眼就扑倒在地。那一声沉重的“膨”声扩散得很远，公司大门前相当大的范围都应该能听见。

3

事情结束时已经华灯初上，马路变得很休闲，接待着一些抓住时机的情侣。新换上的路灯一个个都甜腻腻的，发射着玫瑰色的光晕，好像在为爱情加温。方小东此时却是饥肠辘辘。满大街的脉脉温情，于一个失业者无疑是一种虚伪的客套。方小东估算了一顿晚饭的承受能力，拐进了一家“美丽鸡”。

店门亮晶晶地闪着红宝石一般的光泽，在冬日的黑夜里像一盆炉火。方小东这时产生了见郑月的冲动。何况四周就存在着大量的窃窃私语的情侣，他们吸着可乐嚼着炸薯条莺燕呢喃耳鬓厮磨好像在举行一场爱情现场展示会。情绪这东西就是这样，一旦上来了，抑制起来就很困难，尤其是男人对女人的思念，和犯烟瘾差不多。但是郑月来了又谈些什么呢？辞退？殴斗？身上的那点钱？尽管如此，方小东想想还是要谈，总归要露馅的，随便她吧。

鸡腿异常地粗壮，形状很像一种间谍常用的枪，这两

种东西方小东此刻都很向往。方小东把枪口塞进自己的嘴里，一边咬一边在脑袋里“砰、砰”地模拟着开枪的动作。连续射击了好一会儿，才突然发觉自己是在进行自杀试验，心里一阵乱跳，额头上冷汗涔涔。

郑月来了。她是急匆匆进来的，短促而有力的脚步像送特急电报，而且满脸乌云嘴角紧抿。郑月和方小东都是一眼就发现了对方。郑月一把拉起方小东就往外拖，方小东看了看四周，认为郑月的动作有失体面，就暗中使劲抵抗，两人撕扯着谁都不肯相让。

“美丽鸡”是个现代绅士速成培训场所，客人个个都假模假式地低声悄语，当然不能接受郑月方小东这样的粗俗举动，有些神经敏感的客人已经做出准备离座的模样，甚至传出一声脆弱的尖叫。几名训练有素的服务生这时极其敏捷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组成人墙先将两位遮住，造成隔离状态，然后迅速将两人裹在人墙里向门口转移，动作干净麻利，有点像护送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两位恋人顷刻之间已经被送到了门外。服务生很有礼貌，一起弯腰鞠躬，郑重道别，并诚恳地表示感谢，欢迎再次光临。

方小东猛然觉得很冷，他悄悄看看郑月，这只爱情鸟同样灰头土脸的，漂亮的杏眼里像是蒙上了一层灰尘，方小东不敢再看。头顶是很自然的、但又很糊涂的天空，月亮和星光荡然无存。两个人的影子很暗淡地在黑乎乎的地面上慢慢地漂移，像两块低垂的乌云。

吸着冰冷的夜气，方小东发现倒霉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龟田是中途爬出浴池的。方小东发现他时，他正靠在湿漉漉的墙边和一个二十多岁的瘦长的擦背工低头耳语，两人都在用手不停地比划着，节奏比较紧张。透过昏暗弥漫的雾气，勉强看见那个擦背工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像一根会动的大虾米，而龟田挺着像一面小军鼓似的肚皮仍旧很猖狂。方小东心里感到腻味，扭过头抠自己的脚丫。等抠完脚丫，擦背工和龟田都消失了。方小东警惕起来，因为龟田是公司交给他的外商，出了事他得负责。方小东慌慌张张套上衣服，在大堂碰见擦背工。方小东问他龟田，擦背工摇头，并暧昧地怪笑。方小东揪住擦背工，要他交人，擦背工伸出手，用两指头做了一个捻钞票的动作。

龟田就在澡堂内，擦背工很神秘地往上指了指，顺便自我介绍他姓刘，叫刘永二。他问方小东要不要？他说有嫩货。方小东骂了一句就找楼梯上楼。

楼顶有一间违章建筑，小小的、尖尖的像一座简陋的炮楼。方小东蹑手蹑脚猫过去，发现门关着，小小的窗户被蒙得严严实实，影影绰绰有一丝光线，但昏黄暗淡什么也看不清，也没什么异常。方小东认为刘永二在说谎，但这时，一声尖叫像一枚子弹穿了出来，并划破附近的夜空。

似乎有女性遭到了袭击。方小东猛地一脚，踹开了门。

女人说，这个老家伙带刺，都弄破了。这个年纪不大却很成熟的女人把方小东当做一个有是非能力的旁观者，来

不及遮羞，便从一张散发出腥气的床上挣扎起来，举着她的物证要方小东评理。方小东打量龟田，龟田不理不睬，很仔细地打理着衣服裤子，好像女人控诉的人并不是他。女人放下方小东，又冲向龟田，要龟田多付一倍的钱，要一千块。龟田啪地打翻女人竖着的手指，说你中途毁约应该加倍赔偿。龟田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女人又高举物证，上面的确血迹斑斑令人恐怖。方小东认为止住女人出血是当务之急，就用黄簪临时给他的手提电话拨通了救护站，又拨通了110，结果就很快来了一帮人冲锋似地直奔楼顶。经过片刻的骚动，警察大获全胜，女人和龟田像两只螃蟹铐在一起被警察带走，一个队长模样的向方小东询问了有关事宜，记下了他的姓名单位，并紧握方小东的双手衷心表示感谢。方小东站在一旁尴尬万分，他知道纰漏捅大了。

第二天刚上班，方小东就被请进了黄簪的办公室。黄簪说，对你的行为我们和警察看法不一样。你是中国主人，龟田是外国客人。你带领外商涉足色情场所所以你严重违反了外事纪律，公司必须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黄簪说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你方小东就是辩到下个世纪还是我算你不算。同样是张嘴，我黄簪的顶用。

郑月听完了，沉默片刻，就安慰方小东，用不着为此苦闷或烦恼，更用不着往道德往法律方面追问，她裹紧外衣并使劲朝里面缩了缩。方小东想搂住她，但被拒绝了。郑月最后递给方小东一个地址，语焉不详地说，夜晚是发生故事的时光，你白天去，先找个饭碗吧，这吴宝是个熟人。